

花間集注

華鍾彥撰

花間集注

華鍾彥撰

1222.8/38

重社

華鍾彥撰

花間集註

中州書畫社

花間集註

華鍾彥 撰

責任編輯 許樹棟

中州書畫社出版

河南許昌地區印刷廠印刷

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

850×1168毫米 32開 10.625印張 170千字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3,000冊

統一書號 10219·18 定價 1.19 圓

前言

一九三五年，爲了教學的需要，我曾爲花間集作註。經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。這次重新校訂，只對舊註作了必要的增刪，原用文言體，今仍其舊。

詞學盛於兩宋，而導源於唐、五代間。隨着唐代經濟的繁榮，唱詞之風隨之而起。名家朝成一詞，夕入弦管，「旗亭畫壁」已成爲歷史佳話。下至晚唐五季，歌詞者與作詞者聲應氣求，交相鼓舞，日益繁盛。最初的詞，不過是爲歌女所唱，爲達官、富戶、文士、商客侑酒助觴的。適應歌女侑酒的需要，非香艷之詞不辦。歐陽炯花間集序說：「自南朝之宮體，倡北里之倡風，何止言之不文，所謂秀而不實。」當時五代紛爭，中原動蕩，戎馬倥傯，筆硯難安。惟西蜀、南唐，較爲僻靜，君臣苟且懷安，寄情聲色。花間集正是這種社會情況下的產物。

花間集收詞五百首，多詠女子生活與男女相思情事。所選十八家，其中溫庭筠、皇甫松、薛昭蘊皆唐人，早於後蜀數十年不等；張泌、和凝、孫光憲等亦非蜀人，這些詞家的入選，顯然是以氣類相引，遂構成以柔靡婉麗爲主要風格的花間派。

花間詞人當以溫庭筠、韋莊爲代表，他們的創作風格，基本都是婉麗香軟的。有時直切，如溫詞「不如從嫁與作鴛鴦」，韋詞「妾擬將身嫁與，一生休」。有時微婉，如溫詞「樓上月明三五，鎖窗中」，韋詞「除却天邊月，沒人知」。對此倚翠偎紅之作，它的消極影響是不難想象的。雖然如此，作爲詞的一種流派的「花間」詞，還是有可以借鑑的地方。

就其思想而言，雖皆緣情造端，却有千差萬別，如溫庭筠這個作家，就不當簡單論定。史載溫庭筠以卓越之才，不羈之性，屢試不第，怏恨難平。故托絃吹之音，爲側艷之詞。如《菩薩蠻》「新貼綉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」，正是以鷓鴣之成雙，表現自己之不偶，所以陳廷焯評云：「飛卿菩薩蠻十四章，全是變化楚騷，古今之極軌也，徒賞其辛麗，誤矣。」（《白雨齋詞話》）又如後蜀鹿虔扈，本自以「周公輔成王」明志，後遭孟氏亡國之痛，決意不仕，曾借《臨江仙》以寄慨：「金鎖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，翠華一去寂無蹤，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煙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，暗傷亡國，清露泣殘紅！」這與南唐李後主詞相比，可以說品格較高，問世較早，爲詞學開拓境界之功較大。再如李珣以波斯族人，事蜀主王衍，蜀亡不仕，常歌《南鄉子》諸詞以詠志：「雲帶雨，浪迎風，釣翁迴棹碧灣中。春酒香熟鱸魚美，誰

同醉，纔却扁舟蓬底睡。」所以周之琦贊揚他說：「扣舷自唱南鄉子，翻是波斯有逸民」。至若牛嶠定西番詞，歌咏邊塞風光：「紫塞月明千里，金甲冷，戍樓寒，夢長安。鄉思望中天闊，漏殘星亦殘。畫角數聲鳴咽，雪漫漫！」而毛文錫的甘州遍，詠邊塞詞，字數顯著加多。場面亦較寬闊。實開北宋人歌詠邊塞的先聲。

就其藝術而論，花間基本風格顯然爲北宋「婉約派」之前導，確是聲轉珠璣，文抽麗錦，發音揭調，幽渺動人。後先相承，輪蹄一軌。如果肯定「婉約派」在文學上的地位，就不能完全否定「花間派」。如牛希濟生查子：「記得綠羅裙，處處憐芳草」。周邦彥菩薩蠻則云：「深院捲簾看，應憐江上寒。」魏承班生查子：「難話此時心，梁燕雙來去。」晏幾道臨江仙則云：「落
花人獨，立微雨燕雙飛。」尹鶚菩薩蠻：「上馬出門時，金鞭莫與伊。」柳永定風波則云：「慵當
初不把雕鞍鎖」。其來龍去脉繼承發展的關係是一清二楚的。特別是溫韋等足以代表一時的大家
詞，如「畫樓相望久，欄外垂絲柳，音信不歸來，社前雙雁迴。」（溫庭筠《菩薩蠻》）「指點
牡丹初綻朵，日高猶自憑朱欄。含嚬不語恨春殘。」（韋莊《浣溪沙》）這種微宛綿麗的詞風，
從宋到清影響極爲深遠。所以，此注之作，實有追本探源，乘大輅不忘椎輪之意。

此書初版時間距今四十餘年，當時率爾操觚，自多瑕疵。今借修訂機會，全面校核，補苴罅漏，刪削繁蕪。所補之筆，散在各篇；所刪之處，其一是自叙。其次在「發凡」部分。有些無關緊要的資料，也都刪去，力求簡明。

昔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，草書益進。此編問世，我亦欲讀者從中各得其神，以精進其本業，善於批判繼承，是所深願。此書雖經校刊增刪，疏陋尚所難免，希望讀者同志有以教之。

華鍾彥于河南師大

一九八〇年四月

顧敘

文之隸事，其起於文之將衰乎？六朝蘭成孝穆之文也，晚唐義山樊川之詩也，南宋白石夢窗之詞也，幾非隸事不能成篇，而六朝之文，唐之詩，宋之詞，於是乎衰。蓋王靜安先生曾先我言之矣；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，代字且不必用，何有於隸事？詩三百爲後來韻語不挑之祖，沃若擬桑，灼灼言桃，何必代字，何必隸事，方爲妙文乎？元遺山論詩絕句曰：詩家都愛西崑好，但恨無人作鄭箋。夫詩之必待箋註而後解者，則其爲詩亦可知矣。華子鍾彥與余同學於北大，又俱愛讀花間集，又先後講詞於河北女師學院。今歲之春，以所註花間集屬余爲敘，蓋其講義本也。夫五代詞人之作，本不以隸事爲工，似亦無需於箋註。然又有不盡然者。花間一集，簡古精潤，事長則約之使短，意廣則渟之使深，及夫當時之服飾，習語，風俗，地域，在其時固人口熟而耳習之者，千百年後，時移世改，誦讀之下，輒覺格格不相入。今得華子此編，遂使千載上古人心事昭然若揭，而所謂格格不相入者，亦一筆而廓清之，其嘉惠後學，豈淺鮮哉？余故樂爲之敘。民國二十四年仲春之月，河北顧隨敘於舊京東城之習菴庵。

發凡

花間爲詞中總集之始。唐五代名作之所匯歸也。當時詞家別集，傳者無多。賴花間之存，足資考鏡。惟時衰政散，詞尚倡風，閨思道情，俱入絃管，徒資羽蓋之歡，無補於世。然其中不無美人香草，託物寓言，取逕甚微，陳義至廣。真贋有別，未可等量齊觀。况鏤玉雕瑗，低徊要渺，又皆兩宋婉約派之所導源也。取而註之，以彰先河後海之義。

花間集之存者，當以宋紹興十八年晁謙之刊本爲最善。聊城楊氏海源

閣藏本亦佳。余論次是編，以明萬曆玄覽齋巾箱本爲

即四部叢刊影印本，此本較前有所校定。

藍本，以影宋晁謙之刊本及明毛氏汲古閣本、清王氏四印齋本

按此本即依聊

城楊氏海源閣重刻本。今副之。惟巾箱本十二卷，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坊間又有依此本石印者。

原錄花間集十卷不合，故本編仍依影宋晁謙之刊本改爲十卷，每卷

約五十首。第六卷五十一首，第九卷四十九首。并參以尊前集、詞綜、詞譜、詞律、歷代詩餘全

唐詩諸刻本，加以校訂。遇各本有分歧處，則爲論列是非，校定臧否。其所不決，則并存其說，以俟賢者。

花間集作者共十八家，舊本先系爵而後書名。

按中州樂府體，與此相同，絕妙。詞選書字於官爵下，與此相近。

本註仍之，並取各家事蹟之與其詞相關者，略爲徵引。俾讀者按詞以求意，事半功倍。

唐五代詞人所詠，大率詞與調合，良以當時創調者多，或去創調之時未遠也。四庫全書克齋詞

宋沈端節著。

提要云：「考花間諸集，往往調即是題，如

女冠子則詠女道士，河瀆神則爲送迎神曲，虞美人則詠虞姬之類，唐末五代諸詞，例原如是。後人題詠漸繁，題與調兩不相涉。吾師德清俞平伯先生謂詞之作當分二體，一爲就題發揮，即前所謂女冠子河瀆神之類是也，一爲借題抒寫，若菩薩蠻酒泉子之類，詞與調無關者是也。本註中凡詞之創調者，或就題發揮者，並皆註明。其無註者，皆借題抒寫之類也。

詞調之名，類皆教坊樂工及鬪井做賺人所命，究其原意，傳者甚少。本註所考得者，約分二端。一，集中共收七十七調，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者，五十有五。崔氏唐玄宗時人，未曾豫於天寶之亂，故載於教坊記中之詞調，其起源之時，可得而說也。二，羣書中徵引詞調有歧出者，則按其醇

醕，辨其正僞。或分析之，

如天仙子調，始見教坊記。樂府雜錄謂爲萬斯年曲之別名，李德裕進於上者。詞律謂因皇甫松詞而得名，說俱未合。按皇甫

松爲牛僧儒甥，牛李之不相能，儘人所知，豈有牛甥作詞，而李進於上耶？

或綜合之，

如

故此調仍以出自教坊記爲是，萬斯年曲雖與此調韻律偶合，實是兩調。

譜詞律歷代詩餘諸書，載有更漏子，無更漏長，有滿宮花，無滿堂花。而教坊記中但有更漏長滿堂花二調，而無更漏子滿宮花之名，是則更漏子與更漏長，滿宮花與滿堂花，實爲同實

異名。以期統歸於正。

自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，樂府微而歌詞作，

見成肇慶唐五代詞選序。

觀其比音協律，其

致一也。唐代名家，朝成一詞，夕入絃管。樂工無槩括字句之勞，

朱子語類曰：「古

樂府只是詩，中間却添許多泛聲，後人怕失却那泛聲，逐一填個實字，遂成長短句，今曲子便是。」沈括夢溪筆談曰：「詩之外又有和聲，則所謂曲也，古樂府皆有聲有詞，連屬書之，如曰：『賀，賀，賀！』何，何，何！』之類，皆和聲也。今箏絃之中，纏聲亦其遺法也。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，不復用和聲。」全唐詩附錄亦曰：「唐人樂府，原用律絕等詩，

雜和聲歌之，其並和聲歌作實字，長短其句，以就曲拍者，爲填詞。」

歌者免「拗折嗓子」

見中原音韻。

之謂。故宮調之

學，未容漠視。其法原出於七音十二律，

按古樂中有五聲十二律。五聲者宮商角徵羽，十二律者黃鐘，太簇，姑洗，蕤賓，夷則，無射，（此六者爲陽六律。）大呂，夾鐘，中呂，林鐘，南呂，應鐘，（此六者爲陰六呂。）

周初五聲之外，益以變宮，變徵，而成七音。見通典一百四十三。

音律

相交，以七音與十二律相乘。

故有八十四宮調之名。其後音亡其三，

徵，變宮，變徵，三者俱亡。

而存

者四，故僅餘四十八宮調。

以四音與十二調相交也。

隋開皇時鄭譯演龜茲樂。龜茲樂

以琵琶爲主。

按隋書音樂志云：龜茲人蘇祇婆，世善琵琶。柱國沛公鄭譯受其法以定國樂。於是國樂之中，而參以胡部樂曲，惟國人習性，不甘下人，故但取胡樂

之音，而錫以聲律之名。如大食小食等調，皆胡樂演化。

琵琶四絃，絃各七音，四七相交，乃生二十八宮

調。

即黃鐘宮，大呂宮，夾鐘宮，中呂宮，林鐘宮，夷則宮，無射宮，黃鐘商，大呂商，夾鐘商，中呂商，林鐘商，夷則商，無射商，黃鐘閏，大呂閏，夾鐘閏，中呂閏，林鐘閏，夷則閏，夾鐘羽，中呂羽，林鐘羽，夷則羽，無射羽，黃鐘羽，大呂羽等。

唐宋燕樂，無出此數。倚聲者揣摩其

音引商刻羽，以某詞牌入某宮調，皆有定式，可一望而知也。自南宋末，
唱詞之法不傳。見張炎詞源宮調之學，久已廢墜。本註欲求詳實，徵引先典。凡

詞牌之宮調可考者，並爲註釋。其所不知，付之闕如。

前人詞尚比況，意極隱微，求其本事，多不可得。良以作者不欲以祕奧示人，讀者莫測其真諦所在也。本註就各家詞之有本事可攷者，或題詠某人某物，其詞皆可說者，或前賢評讚，與本詞本事可相發明者，皆於本註之外，略加詮釋，另以◎符號識之。

花間詞之難解，不僅繫於典實，往往有典實既明，而意猶不現者。俞平伯先生謂：「飛卿之詞，每截取可以調和諸物象，而雜置一處，聽其自然融合。」斯真詞壇老宿之論也。本註於詞句艱澀，意難洞曉者，一一疏通。讀者或可免瞑思苦索之勞乎？

花間集叙

鏤玉雕瓊。擬化工而迴巧。裁花剪葉。奪春豔以爭鮮。是以唱雲
謠則金母詞清。挹霞醴則穆王心醉。名高白雪。聲聲而自合鸞歌。
響遏行雲。字字而偏諧鳳律。楊柳大隄之句。樂府相傳。芙蓉曲
渚之篇。豪家自製。莫不爭高門下。三千玳瑁之簪。競富樽前。數十珊
瑚之樹。則有綺筵公子。繡幌佳人。遞葉葉之花箋。文抽麗錦。舉纖纖
之玉指。拍按香檀。不無清絕之辭。用助嬌嬈之態。

自南朝之宮體。扇北里之倡風。何止言之不文。所謂秀而不實。

●有唐已降，率土之濱，●家家之香逕春風，●寧尋越豔，●處處之紅樓夜月，自鎖嫦娥。●在明皇朝，則有李太白之應制清平樂詞四首，●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，●邇來作者，無媿前人。

今衛尉少卿字弘基，●以拾翠洲邊，自得羽毛之異，●織綃泉底，獨殊機杼之功。●廣會衆賓，時延佳論，●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，●五百首，分爲十卷，以炯粗預知音，●辱請命題，●仍爲敘引。昔郢人有歌陽春者，●號爲絕唱，乃命之爲花間集。庶以陽春之甲，●將使西園英哲，●用資羽蓋之歡。●南國嬋娟，●休唱蓮舟之引。●

廣政三年夏四月大蜀歐陽炯敘

〔註〕

●說文：「瓊，赤玉也。」●鑲玉雕瓊，皆言刻畫之工也。●迴：各本皆如字，竊疑當爲迴字之誤。迴巧：謂宛轉巧妙也。柳宗元鈞鉤潭記：「迴巧獻技，以效茲峰之

下。」即其例。●雲謠：即白雲謠。穆天子傳：「乙丑，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。西王母爲天子謠曰：『白雲在天，丘陵自出。道里悠遠，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，尚復能來。』」金母：即西王母也。太平廣記：「西王母與東王公共理二氣。男子得道，名隸木公；女子得道，名隸金母。」蓋木屬東，金屬西也。④挹：酌也。詩大東：「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霞醴：仙釀也。此承上言穆王既飲好酒，又聽西王母之歌，故心醉也。⑤白雪：古名曲也。國語楚語：「宋玉說楚王曰，昔楚有善歌者，王其聞與？始而曰下里巴人，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，中而曰陽阿薤露，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，既而曰，陽春白雪，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。故其曲彌高，其和彌寡。」●鸞歌：猶鸞鳴也。山海經：「軒轅之國，在北窮山之際，其不壽者，八百歲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。」埤雅：「鸞入夜而歌，鳳入朝而舞。天勝之也。」陳子昂詩：「鳳蘊仙人籙，鸞歌素女琴。」是也。⑦列子：「秦青善歌，能使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。」謂行雲爲歌聲優美而停止。●漢書律曆志：「製十二笛以聽鳳之鳴，其雄鳴爲六，雌鳴亦六，比黃鍾之宮，而皆可以生之。是爲律本。」故謂律曰鳳律。隋書律曆志：「淳古葦龠，創觀人籟之源，女媧笙簧，仍昭鳳律之首。」是也。●按楊柳：樂府曲名也。唐書樂志曰：「梁樂府有胡吹歌云：『上馬不捉綆反拗楊柳枝。下馬吹橫笛，愁殺行客兒。』」郭茂倩云：「此歌辭元出北國，即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是也。古樂府又有小折楊柳，相和大曲有折楊柳行，清商四曲有月節折楊柳歌十三曲，與此